團圓

張天翼

有版權

團圓

張天翼作

平裝實價三角五分　精裝實價五角

刊行者
文化生活出版社
上海昆明路德安里二十號

印刷者
三一印刷公司
上海昆明路七九七號

特約經售處
開明書店
上海福州路

四川特約經售處
成都開明書店

巴金主編

文學叢刊

第一集

共十六冊

路　茅盾　長篇
故事新編　魯迅　短篇　飯餘集
神鬼人　巴金　短篇　半
八駿圖　沈從文　短篇　短劍集
團圓　張天翼　短篇　貴妃之獻
殘落集　靳以　短篇　雷雨
雀鼠集　魯彥　短篇　以身作則
雨行記　艾蕪　短篇　魚目集
分　何穀天　短篇
吳組緗　短篇
蕭軍　短篇
鄭振鐸　論文
麗尼　散文
曹禺　劇本
李健吾　劇本
卞之琳　詩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初版　二十五年四月三版

目錄

團圓……一
奇遇……三七
報應……六三
小賬……一一五
[illegible]生活……一六三
請客……一八七

團圓

滿天的雲。滿天的蜻蜓。這天是好日子。

這天好日子老是要下雨。這天好日子大根的鼻孔也老是要下雨。大根吸着鼻涕：鼻涕太多了就拿髒手撮掉牠：撮得不耐煩他就罵起來。

「操你妹子的哥哥，鼻涕那麼多！」

二根瞧了大根一眼：

「哥哥有鼻涕。我沒有鼻涕。」

「有鼻涕才能當大總統。」

二根不相信，又瞧了大根一眼。二根把眼睛溜了開去，就忽然——

「小狗子同癩痢！」指指河邊上。

兩個孩子在河邊打水飄飄。這兩個是大根的平民夜學校裏的同學。這兩個是壞蛋。

癩痢一聽見二根嚷，馬上把他那花腦袋扭了過來。

『哦，雜種來了。我水飄飄打不好，我倒楣：我一看見這兩個雜種來了我就倒楣。他們娘是爛汚貨。』

大根放了二根，吸一下鼻涕走了過去：

『你說什麼？』

『我沒跟你說。』

『我操你妹子的哥哥，你……』

『你罵人！』

『罵你！』

小狗子橫了大根一眼就拖癩痢走開河邊，嘴裏嘟囔着：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「你媽媽的，我們說話也要你來管！你媽媽的……」

「我不要我不要，你的媽媽我不要！你媽媽是老貨，我知道的。」

蜻蜓到處飛。有風。大根衣襟上破了個大洞，風刮來怪涼快的。嘴上像長了鬍子：用手再撮一把鼻涕，嘴上就又多一綹鬍子。

「二根，我們走。」

小狗子和癩痢走前面。大根和二根走後面。那對和這對——中間隔什麼丈把遠。

癩痢回腦袋來瞧了一下，就對小狗子大聲說起故事來：

「有個人的媽媽是爛汚貨。豆腐店裏的連司務一個月同她睡四五回，毫睡一回，就給四毛錢……」

「唔，」小狗子拿鼻孔應一聲，回頭瞟一下。

「這個人你曉不曉得？」

「不曉得。唔，後來呢？」

「後來……後來……哦不錯，還有阿水也同她睡過覺的。還有老牛。還有許多人——許多許多許多。……這個人的媽媽是靠賣……」

突然大根衝了過去。大根左手抓住癟痢的肩膀，右手撮着鼻涕。

癟痢一掉轉臉來——一把鼻涕給抹在嘴上。

「幹什麼！」

「打你！」——劈！

兩個扭了起來。

小狗子要送大根幾拳，可是大根踢着腿子，不能挨近他。小狗子捲起衣袖，撈起竹布長衫的衣襟，一左一右地蹦着嚷着：

「你打人，你打人！晚上告訴先生，晚上……」

大根把癟痢抱住蹲到了地下，就往小狗子跟前跳過去。

「你打人，你打人！你媽媽的你……」小狗子抓着衣襟拚命逃，順手還在二根腦頂上打了一下。

二根哇的一聲哭起來。

「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」——大根追。

太陽打兩堆雲中間擠了出來：地下奔着兩個人影子。跑一步，他們的脚就和影子的脚相拍一下。這麼着小狗子跑得更遠了。

沒追着。

大根站住。大根喘着氣，對後面的二根招招手，接着就用兩隻手撮鼻涕。

「來，二根！」

「哥哥，獵刺哭了。」

「獵刺是哭死寶。……操你妹子的哥哥，快！」

前面柳樹下有些女孩子在咭咭刮刮的。大根吐口唾沫拿出一付大人的架子。

『你去瞧瞧圓姐姐可在那裏……我叫她別跟阿巧玩的，我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』

圓姐姐的確在那裏。圓姐姐跟她們在跳房子。圓姐姐抱着三根，旁邊挨着小圓，尖聲嚷着：

『阿巧你抱着三根，讓我來跳。』

『桂圓！』大根叫。

她掉轉身子來楞了不到一秒鐘，就跑了過來。她靠近大根——正正經經告訴他一件事：

『爸爸回家了。』

『什麼!!』大根驚了一跳。

二根張大了眼睛瞧着圓姐姐。二根就簡直記不上他們還有個爸爸。他把食指塞到嘴裏，怕人聽見似地小聲兒問：

『爸爸是不是跟吳三公公一樣?』

圓姐姐可提起一條腿來要跳房子。

『爸爸什麼時候回家的?』大根綳仆臉。

『你們出去了一會兒就……』

唔,算起來爸爸已經到家了兩三個鐘頭。

大根撮一把鼻涕撒到地下,在衣襟上抹抹手。

『我操你妹子的哥哥!』

那邊女孩叫了起來:

『桂圓,快來跳。你不跳我跳了。』

『來了來了。』

大根手還仔衣上抹着,眼瞧着桂圓。桂圓一個勁兒在跳房子,頭髮一飄一飄的。

小圓仔後面要扯她的腿,可給別人拉開了。

天上靠西的兩堆雲併在了一塊,太陽又給埋了進去。

忽然二根叫起來：

『哥哥，一個蜻蜓！』

大根瞧二根一眼，臉上的肉沒動一動。鼻涕偷偷地淌到嘴上，大根沒理會牠。後面癩痢揩揩眼淚爬起來，小聲兒罵着，就遠遠地逃掉。癩痢跑幾步就得側過臉來瞧瞧大根的動靜。

大根沒追。大根舐舐嘴唇：鹹的。大根用手在嘴上狠命地一抹。大根有心事似的。大根覺得他爸爸有點……

爸爸從前在奉天兵工廠做活。後來一個砲彈落到宿舍的過道裏，就跑到了南方。後來沒飯吃。後來出去找活做。一出去就是那麼久：一年多。人也沒回來，信也沒回來。可是今天忽然這麼一下子——爸爸回了家！

就是這麼個爸爸。爸爸這回也許發了洋財。爸爸也許年青了點兒。爸爸也許老了點兒。……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

『我去瞧瞧，』——就跑。

『爸爸出去了，』桂圓叫。

可是大根一口氣跑到了家。

爸爸不在家。媽媽在家：在抹眼淚。

吳三老老坐在板牀上，那張癟嘴顫動着。她瞧着媽媽那塊發青的臉，用鼻孔噓了口氣，就談到爸爸。

『長壽也不是個糊塗人，他總……他總……』

媽短促地呼吸着氣，突出的顴骨上全是水。臉綳得像一面鼓：手一抹上去，臉上的肌肉一動都不動。

『對他，……對他……我對不住……』

大根走到桌子邊，裝做找什麼東西。他撮一把鼻涕抹在桌子腿上，桌子腿就嘬咕一聲。他眼睛在桌上掃一轉。他那本千字課壓在一隻飯碗下面：他把牠抽了過來。

沉默。

吳三老老瞧着媽媽：像是可憐媽媽，又像是瞧不起媽媽。她眼睛和媽媽的一對着，就移開去釘着蓆子。

『頂好瞞着長壽，我們大家都……』

蓆子上爬着一個臭蟲。吳三老老就沒往下說，祇把手指在嘴上蘸蘸唾沫，拈起那個臭蟲抿死牠，還送到鼻孔邊聞聞。

『瞞不住的，』媽媽聲音發抖。

『實在瞞不住就拉倒，』那個像生了氣。『長壽是明白人。這一年多，這一年……有一年多了吧？他是前年……』

『前年十一月出門的。』

『唔，一年多。……他沒寄一個錢。你拖着五個小鬼，你去……你做這……哼，你還對不起他？』

門口有三個孩子在張望着，嘰哩咕嚕的說着。

大根跳起來：

『滾！』

不動。

可是大根一奔出門來，那三個趕緊就跑。

『大根你不要神氣：你爸爸回來了，你媽媽賣屄賣不成了。啊呀，賣不成了。啊呀，啊呀！……』

『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』——大根追。可是大根還得聽聽媽媽跟矣三老老說什麽。他抓一把泥使勁摔過去：也不管摔着沒有，就回到了屋子裏。

『幹麽去撩他們！』媽媽拿手巾擦着臉。

『活該。』

『下回不許！』

吳三老老把癟嘴咂了幾下，還是說着那麼句話：

『長壽是明白人，他出去了這些年……他是……』

根生拿着千字課本坐在小板櫈上溜着，睛睛可溜着她們倆。鼻涕差不離要淌到了書上。他趕快吸一下，可是馬上又往下流。

『操你妹子的哥哥！』——手揑着鼻子一鬆。

鼻孔空了：一股爛醃菜似的味兒就向鼻孔裏鑽。

風從門外流進來。天上的雲慢慢地織成一片。

一陣脚步聲音給風從門外送進來：像給雲壓住了似的，悶悶地響着。

怕是爸爸。大根站了起來。

不是。

媽媽一瞧見走進來的兩個人就着了慌：

『連司務你快走，你別……你別……』

『怎麼？』

『長壽回來了，長壽！』

連司務手裏拿着一瓶酒。和連司務一塊進來的還有一個人。連司務對那個人笑一下，滿不在乎地把腰板挺了起來：

『我不怕。你賣——我就買。我花了錢的。反正同你做這買賣的不止我一個。』

『修修好，修修好，連司務！……他是……』

吳三老老又像是生氣，又像是特別要好似地濕濕嘴，用右手打着手勢：

『連司務你也是明白人。長壽嫂是沒法子才來……才來這個……她男人回了家，你總要……你總放明白一點，連司務你說……』

『放明白一點？』連司務把那瓶酒在桌上一頓，瞪着眼。『老子不明白麼！』

『你喝醉了酒別在我面前使性子！』

兩個就吵了起來。媽媽抖索着嘴唇，挺快地說上一大串好話請連司務走。連司

務撈起袖子跟吳三老老吽啦吽啦，唾沫星子直濺。和連司務同來的那個拉連司務走，可是——

「不行！老子花了錢的。老子還有錢放在她那裏。……」

「錢我還你，錢我還你。……修修好，修修好，連司務！」

大根叫了起來：

「滾！操你妹子的哥哥，你到我們……」

「小鬼，你！……老子偏不走，看他們怎樣！」

「還你錢不就好了麼！」吳三老老嗓子尖得刺人。

「好，就還來！——還得找回我一塊現洋帶兩個毛錢。」

「我明天就還你，我明天……修修好，請你就……」

連司務可一屁股坐上板牀：

「嚇嚇，那不行。……老應，我們今天樂他一樂。」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